補紅樓夢/第三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二回　林黛玉夜照風月鏡　金鴛鴦魂歸離恨天

補紅樓夢
第三回　甄香菱雲路拜嚴親　史太君他鄉救僕婦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四回　賈夫人遇母黃泉路　林如海覓女酆都城

話說鳳姐與鴛鴦等大家在絳珠宮裡吃過了飯，仙女們捧過漱盂來漱了口，坐著吃茶，又說了一會子閒話。鴛鴦道：「我想二奶奶和我兩個年輕的女人，縱有跟隨的小太監們也算不得什麼，萬一路上撞著了歹人惡鬼，可怎麼樣呢？」鳳姐道：「你這話倒也說得是呢，才剛兒尤三妹妹他那個樣兒，就幾乎把我嚇死了呢！」因又說道：「這麼著，倒不如就叫尤家三丫頭護送了咱們到地府裡去走一趟，回來也並不是我一個人見他的情。」

尤三姐笑道：「任他什麼歹人惡鬼，我可不怕。若說鴛鴦姐姐一個人兒，我願意送他去。鳳丫頭他也要我送去，你可當著眾人給我磕三個頭兒，認是我的乾女兒，我就送你去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好不害臊的東西，你一個女孩兒家，就想要做人家的媽了麼？」秦可卿道：「二嬸娘還沒見警幻仙姑呢。鴛鴦姐姐才接管著『癡情司』事，這會子又要出差，少不得還是我兼攝，這也是要告訴警幻去的。你們央煩尤三姨兒護送前去，也是要告訴警幻去的。我同二嬸娘、鴛鴦姐姐且見見警幻仙姑去。再者二嬸娘還要歇息幾天，也在這裡逛逛，大伙兒說說話兒，再打算起身去不遲。」大家都道：「很是。」於是，當下各自散了，暫且不題。

卻說那香菱死後的靈魂飄蕩，忽然聽見有人叫他，便忙仔細看時，只見來了一位道

長，鶴氅綸巾，仙風道骨站在面前。

香菱道：「請問仙長，從何處而來，這裡是什麼地方呢？」那道長道：「我就是你生身之父，姓甄名費字士隱，家住姑蘇閶門內仁清巷葫蘆廟旁。你母親封氏，單生你一女，名喚英蓮。

五歲上因上元佳節，家人霍起抱你到街上去看燈，不料一時丟失。後來葫蘆廟失火，延燒家產，我與你母親投奔你外祖家棲住。我就棄舍紅塵，出家在外已經十有五年矣。今知你在薛家已產一子，孽債已完，特來送你到太虛幻境去結案的。」香菱聞言，跪倒在地，拉住士隱袍袖，大哭道：「女兒長了二十歲，只知道為人拐賣，並不記得家鄉父母。今兒才能認著父親，不知我母親現在何處，爹爹可帶我去見見母親？」士隱歎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母親如今現在你外祖家裡，但你今並非生人，陰陽路隔，豈能相見？你也不必傷悲，且同我到太虛幻境去，與你們那些姊妹相逢，亦可稍慰寂寞。」香菱道：「那些姊妹，卻是些什麼人呢？」士隱道：「到彼自知。」一面攙了香菱緩緩而行。

轉過一個山彎，只見一個女子披頭散髮，血跡模糊，號泣而來。士隱便指與他道：「這來的，不是你們的一個姊妹麼！

「香菱聞言，仔細一看，忙問道：「你不是櫳翠庵的妙師父麼？」那女子也抬頭一看，道：「你不是香菱姑娘麼？」原來妙玉自從那日被強盜劫去，因眾強盜都要搶先，各不相讓，爭鬧起來。內中一個強盜憤極，竟一刀將妙玉殺死。他的魂魄聚在一處，只因迷了路徑，身無所歸，科日飄飄蕩蕩。此時正在悲泣之際，忽然看見了香菱，便猶如見了親人的一般。彼此互將苦況細述了一遍。甄士隱上前，在妙玉面前將袍袖一拂，只見妙玉渾身血跡全無，依然是花容月貌。妙玉便拜謝了士隱相救之恩，大家一齊望太虛幻境而來。

走不多時，只見前面一片光明，真是琉璃世界。進了一層淡紅圍牆，便見層樓聳翠，飛閣流丹。及至走到面前，只見一位仙姑，向士隱稽首道：「老先生辛苦了，又了此一段因果。

「士隱也稽首笑道：「因果雖了，還不能結局呢。」乃向妙玉、香菱道：「這就是警幻仙姑。」二人便一齊向前施禮。警幻笑道：「二位賢妹，來何遲也。」因一起讓到前殿坐下，仙女們獻上茶來。茶罷，甄士隱便起身告別。警幻仙姑道：「老先生路途勞

頓，且請少為歇息，略備一餐，再行何如？」士隱道：

「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，尚有敝友賈雨村僵臥以待，故不能片刻遲延耳。」香菱上前拉住衣襟道：「爹爹，才得相逢，何忍就撇女兒而去。」士隱道：「你在此間，從此逍遙自在，尚有許多姊妹少間即見，不必悲愁。我既能到此，他日少不得還要重來，見期不遠。我因有事，故不能久停。」警幻、妙玉又復送出門來，香菱忍淚看著甄士隱出門之後，走不數步，一瞬就不見了。

警幻仙姑道：「你父親已成仙體，不久又來。你且同妙玉賢妹到各處拜望拜望去，他們還不曉得你來呢。」因命仙女們領著，先謁見過了元妃，會了迎春，又到「癡情司」來見了鳳姐、鴛鴦、秦可卿、瑞珠兒等。原來鳳姐因與秦可卿甚說得來，故此在一處住了。妙玉、香菱又去見了尤家姊妹，然後到絳珠宮去見了黛玉、晴雯、金釧兒等。黛玉便留住二人吃飯，大家歡喜。

正在敘述別後之事，只見仙女們來回道：「眾位奶奶、姑娘們，都過來了。」原來鳳姐、鴛鴦打算起身往地府裡去，故此約了眾人都到黛玉這裡來商量的。當下大家相見，鳳姐道：

「妙師父是愛靜的，素日都不與我們在一塊兒，今兒也都來了。

菱姑娘也來了。我想活著倒沒死了的有趣兒，早知道有這麼樣的好處，為什麼不早些死了來呢？」

黛玉笑道：「鬼趣原是有的，你沒看見過羅兩峰畫的『鬼趣圖』麼？」迎春道：「二嫂子同林妹妹你們說的都不是的，我們這會子是雖然死了，卻猶如成了仙的一般，那裡還算得是鬼呢。」香菱道：「二姑娘雖然說的是，但只是還有一說，說是『寧為才鬼，猶勝頑仙』呢。」妙玉道：「菱姑娘他是自道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菱姑娘兩年沒見，想是詩才越發大長了。

你聽，他竟公然以才鬼自居了。那唐時的閨秀，原有『生不作人傑，死當為鬼雄』之句，才鬼還不如鬼雄的好呢。」秦氏笑道：「菱姑娘還是才鬼，我們尤三姨兒才算得是鬼雄呢。」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了。鳳姐道：「這裡的才鬼有限，倒是頑仙多著呢。」

說著，早已擺下兩席，黛玉請大家入座。於是，上首一席是鳳姐、妙玉、香菱、鴛鴦、黛玉坐了，命晴雯打橫；二席是迎春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秦可卿、瑞珠兒坐了，命金釧兒打橫。

大家說說笑笑，議定明兒一早起身長行，往地府裡去。眾人都說：「明兒還要起早呢，酒是不喝了，早些兒吃飯罷。」於是，大家飯罷。妙玉便往警幻仙姑那裡去住了，香菱因喜談詩，定要同黛玉住。黛玉卻也巴不得有人談講作伴，便留香菱在絳珠宮同住。鳳姐道：「尤三妹妹明兒同我們去了，二妹妹你一個人，倒不如搬到我那裡，同小蓉大奶奶一塊兒住去罷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姐姐想的周到，我倒忘了姐姐同鴛鴦姐姐都去了，可不是那裡少著兩個人呢。我明兒便同小蓉大奶奶住去，等姐姐同三妹妹回來了，再搬過來就是了。」於是，大家告辭，各自回去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眾人都在太虛幻境的石頭牌坊底下擺著祖餞的酒筵，大家到齊，讓鳳姐上坐，兩邊讓尤三姐、鴛鴦坐了。

秦可卿執壺，迎春把盞，黛玉、尤二姐等每人親遞了三杯酒，鳳姐三人等飲畢，又每人回敬了一杯，這才依序坐下。迎春、黛玉等道：「鳳姐姐，路上留神保重，找著了老太太，先差人給我們送個信兒來，我們就放了心了。尤三姐姐，鴛鴦姐姐，路上也好生留神照應，見了老太太替我們請安。」三人答應道：

「你們只管放心就是了。」秦氏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二嬸娘請上車罷。」鳳姐站起身來，正要作別，只見警幻仙姑同妙玉笑嘻嘻的走來，道：「我們來遲了，快拿酒來，我們借花獻佛。

「晴雯忙送過酒去，每人又遞了三杯，各道了謝，彼此灑淚而別。鳳姐同尤三姐共坐了一車，在頭裡走，鴛鴦坐了後面的一車，赤霞宮的兩個小太監御車如飛而去。這裡眾人也各自回家，暫且不題。

再說賈母自那日仙逝之後，一靈真性出了榮國府，四顧茫茫不辨路徑。正在憂懼之間，忽聽後面有人高叫道：「前面走的是老太太麼？」賈母回頭看時，認得是東府裡的焦大。賈母道：「你作什麼來了？」焦大道：「奴才活了這麼大的年紀，在小爺們手裡過日子，看著很不上樣兒。今兒老太太又去了世，奴才不如跟了老太太來見見老太爺們，強如活的豬嫌狗不愛的，所以昨兒晚上痛痛兒的喝了些酒，跌絆了幾下子，也就趕著來

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這老東西也活夠了，來的很好，我正盼個熟人兒呢。你去給我弄頂轎來，我走不動呢。」焦大回道：「前頭沒多遠兒就是界牌，乃是陰陽交界的地方兒，只怕預備老太太的轎子，都在那裡伺候著呢。」賈母聽了抬頭一看，果然見有一座牌坊，但見那裡人煙湊雜，車馬成群。焦大高聲嚷道：

「你們那裡，誰是榮國府預備老太太的大轎啊？」只見一伙人齊聲答應道：「我們都是的，你老是誰啊？」焦大道：「浪忘八羔子們，抬過來罷，老太太到了，你管我是誰呢。」眾人連忙抬過轎子，伺候賈母上了轎。焦大又問道：「樓庫槓箱呢？

「又有一伙答應道：「在這裡呢。」焦大道：「好生抬著，跟著老太太的轎子走，預備路上好賞人的。我的馬呢？」只見一個小廝拉過一頭驢來道：「焦大爺，你這個驢是林大爺、賴大爺給你預備的。焦大道：「我知道啊，這是他們哥兒兩個，可憐我沒兒沒女的意思。孩子，你把我抽上去。」這小廝把焦大抽上了驢，跟著賈母的轎子，緩緩而行。

但見來來往往，絡繹不絕。這邊去的也有幢幡寶蓋接引的，騎馬坐轎的，逍遙步行的，也有披枷帶鎖的；那邊來的，也有歡天喜地的，愁眉淚眼的。賈母在轎中看見了這些光景，惟有合掌念佛而已。走了多時，忽見迎面來了一伙囚犯，身上也有披著牛皮、馬皮、豬皮、羊皮的，也有披著驢皮、騾皮、貓皮、狗皮的，後面跟著幾個解差，背著黃布包袱，手提哨棍，搖頭擺腦而來。

忽然聽見那囚犯內中有個婦人，高聲嚷道：「那驢上騎的，不是焦大爺麼？救一救我罷！」焦大問道：「你是誰呀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是鮑二的女人，你老人家記不得了麼？」焦大道：

「就是你這個浪東西麼？悄默聲兒的罷，看仔細驚了老太太呢。

「那婦人聽見了，越發嚷起來道：「轎子裡是老太太麼，好老祖宗咧，救我一救罷。」賈母聽見，忙叫住轎，只見那婦人早已跪在面前哭道：「老祖宗，可憐我罷。閻王老爺說我生前引誘主子，犯了淫罪，這會子罰我變個騾騾子，只許受苦，不許下駒。老祖守，可憐我罷，我可再不敢浪了。」這裡焦大早跳下了驢，過來吆喝道：「滾開了罷，什麼東西，成天家擦脂抹粉的，我就很看不上那個浪樣兒。這會子你才知道利害呢，也是你自作自受，教老太太有什麼法兒呢？」賈母道：「焦大，我也想來，你雖是個八九

十歲的老頭子，伺候我到底不方便。

這個什麼鮑二家的，雖然平常，到底是咱們家的個舊人兒。你去和那些解差們商量商量，看他們肯教咱們贖不肯？」焦大答應了一個「是」，忙走上前去，向那些解差們拱手道：「眾位老大哥站一站，我有件事合眾位哥商量。才剛兒這個媳婦子是我們府裡的舊人兒，我們老太太因路上沒人，要他跟了去服侍。

眾位哥們，通點情兒，讓我贖了去罷。」

只見一個歪戴帽子的人，上前喝道：「什麼話！你吃了燈草灰兒了，說的這麼輕巧，這都是王爺親點了出來的，誰敢通情呢。」焦大笑道：「三哥，你別生氣，咱們走衙門的人兒，一點弊兒不敢做，可仗什麼吃飯穿衣呢？我總不肯委屈你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從槓箱裡取出一掛元寶來，笑道：「足足的十個五百兩，敬你們哥兒們喝個茶兒。」那人聽了道：「這點子東西，誰沒見過，你老請收著罷。我們沒有身家，也有性命呢。

「鮑二家的聽了，忙跪下磕頭，哭道：「好爺們咧，開個恩罷，積修的好兒好女的，我給爺們磕頭。」那解差便覷著眼一看，高聲嚷道：「老三，老五，你瞧瞧咱們的眼睛，真正吃了蒜了，昨兒晚上瓜裡挑瓜，竟把這麼個妙人兒白饒過去了。」又笑向鮑二家的道：「你多大年紀了？」鮑二家的道：「我記不得我的歲數，只聽見人說比我們二奶奶大一歲。」那解差聽了，不由的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又知道你們二奶奶多大歲數了呢？這麼個怪俊的模樣兒，原來是『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』的東西罷了。

我們行個好兒，老爺子，你把他帶了去罷。」說著，向焦大手中接了元寶，大家說著笑著，押解其餘囚犯揚長而去。

鮑二家的過來給賈母磕了頭。焦大道：「小東西，你也不顧點兒臉面，才剛兒那個樣兒，我也替你臊的受不得了。」鮑二家的道：「你這個老人家，你才剛兒沒聽見麼？昨兒晚上要是瞧出我俊來，我還不得乾淨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不用說了，咱們趕路罷。」鮑二家的道：「焦大爺，你到底也給我弄頂轎子來麼。」焦大怒道：「不知好歹的東西兒，你才剛兒是轎子抬來的麼？趁早兒乖乖兒的給我呀步罷！這麼荒郊野外，教我在那裡弄轎子去呢？」鮑二家的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用生氣，過了這個山坡，那邊就是酆都城的十里鋪，那裡僱的轎子多著呢！

街頭上有個尼姑庵，也讓老太太喝碗茶歇歇兒。你看我身上這個樣兒，也讓我和老太太討件衣裳換換麼。」焦大笑道：「小東西，有這些啰嗦就是了，走罷。」

於是，又走了幾里路，繞過了山坡，果然看見人煙輳集。

大路南邊有座小廟兒，上寫著「觀音庵」三個字。鮑二家的忙叫住轎，上前攙了賈母出來，步入廟門。只見一個老尼姑迎了出來道：「老施主，請到裡頭坐坐兒罷。噯呀！這一位好面熟啊！你不是在這裡住過的鮑二嫂子麼？」鮑二家的笑道：「老姑姑好記性啊！這是我們的老太太，是國公爺的一品夫人呢。

「老尼姑道：「原來是老太太，失敬了。」於是，攙了賈母到禪堂坐下。小尼姑捧上茶來，遞給賈母，隨跪下請安。賈母伸手拉起這小尼姑來仔細一看，向鮑二家的道：「你看這個小姑子，像饅頭庵的智能兒不像？」鮑二家的未及回答，只聽老尼姑道：「這是新收的徒弟，他說為找親戚來的。後來找著了一位姓秦的相公，我看他兩個人，那個樣兒就很親熱，我的意思要教他還俗呢。」賈母聽了，也並不理會姓秦的是誰，但笑道：

「可是呢，年輕的小人兒家再別輕易出家。」

二人說話之間，鮑二家的早偷了個空，打扮了上來伺候。

賈母笑道：「浪猴兒精，多早晚可就把我的衣裳詭弄出來穿上了？」老尼姑笑道：「這位嫂子是老太太的管家，我也不敢說，上回在我這裡……」鮑二家的聽了著急，連忙拿眼睛瞪他道：

「你去罷，把你們的好點心拿些來給老太太吃，吃了我們還要趕進城呢。」老尼姑會過意來，笑著忙教智能兒取了十二碟茶食果品之類，擺在桌上，又送上一大盤冰糖包子，一大盤素菜燒賣，賈母隨便吃了些兒。

只見焦大進來叫道：「鮑家的，你的轎子僱下了，請老太太走罷。我在外邊打聽了，城外鬧雜的很，可住不得。城內城隍大人的衙門西首有一所大公館，又雅靜，又離衙門近。明兒一早，先要到大人衙門裡過堂驗看呢，遲了怕趕不進城了。」

鮑二家的回明了，攙著賈母出來。老尼姑看著上了轎，方才回去。

這裡主僕三人迤邐行來，早望見一座城池，樓堞巍峨。焦大便吩咐轎夫：「慢慢兒的抬著走，小心些兒。我頭裡看公館去了。」說畢，顛著驢子如飛而去。這裡賈母進了鄧都城，在轎內看時，但見六街三市，熱鬧非常，楚館秦樓都如人世。正然看時，只聽焦大叫道：「抬到這裡來。」眾轎夫聽了，便跟了焦大抬進一座公館，落下轎來，鮑二家的攙了賈母進了上房，只見裡面鋪設的十分幽雅。賈母也覺乏倦，伏了引枕閉目養神。

焦大向鮑二家的道：「我已向那主人家言明了，酒飯茶水燈燭一總包了，明兒開發他十兩銀子。等老太太醒了，你就伺候洗臉吃飯，照應著行李槓箱。我要往大人轅門上打聽打聽，明兒過堂是些什麼規矩，也好預備的。」說畢，一徑去了。

這裡賈母盹睡了片時，起來向鮑二家的道：「你過來，我細細的瞧瞧你。你既是家裡的人，我眼裡怎麼不大見你呢？」

未知賈母可瞧出鮑二家的什麼來沒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